

【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

# 我的作文训练系统

管建刚 著

什么是作文的有效训练？本书告诉你。“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之一管建刚用自己的教学经历讲述学生的感受力和思考力、描写力、架构力、打磨力是怎样炼成的。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ISBN 978-7-5334-5536-1

9 787533 455361 >

定价：28.00元

# 我的作文训练系统

管建刚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作文训练系统 / 管建刚著 .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4

(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

ISBN 978-7-5334-5536-1

I. ①我… II. ①管… III. ①作文课—教学法—小学  
IV. ①G623.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9968 号

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

**我的作文训练系统**

管建刚 著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06771 83733693)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http://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591-83752790

印 刷 福州源峰彩印有限公司

(福州晋安区官前路 7 号 邮编：350014)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6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100

书 号 ISBN 978-7-5334-5536-1

定 价 28.00 元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 总序

# 管建刚：教学主张引领下的作文教学革命

成尚荣

我认识“两个”管建刚。一个是“孤独”的、“沉默不语”的，他总是用稍凹的眼睛凝视着你，偶尔迸出一句话，让你沉思好一会。一个是“滔滔不绝”的，别人把话题岔到其他方面，他还会执拗地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接着往下说。“孤独”的管建刚信了周国平先生的一句话：“孤独比交往更重要。”其实，“孤独”的管建刚不寂寞，他内心一直在交往，并不安静，他只是“闹中取静”。“滔滔不绝”的管建刚，是因为他学生的作文、他的作文教学故事、他的作文教学革命、他的作文教学主张。其实，“滔滔不绝”的管建刚并不喜欢热闹，他内心是相当安静的，他信了周国平先生的另一句话：“丰富的安静。”仔细想想，管建刚的“孤独”或者“滔滔不绝”，他都是在自言自语，只不过一个在心语，一个在口语。这两者的统一，就像尼采所说的，这是伟大的风格。而风格实则是人格的外在表现。

管建刚钟情地、执著地研究作文教学，但并不痴迷，并不迂腐，钟情中有一份理性，执著中有一份激情。正因为此，他的作文教学已不是一般的实践，而是一种深刻的、持久的反思；也不仅仅是一种反思，而





是一种富有学术含量的研究。他是一个实践家，而不仅仅是实践者；他虽不是一个思想家，但他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思想者。实践家也好，思想者也好，他总是在向你讲故事。做一个有故事的老师是他的教育人生的追求之一。他说：“我希望每天下班都能留下一个故事。”他的话印证了爱尔兰的哲学教授理查德·卡尼的一个哲学判断：“众多的故事使我们具备了人的身份。”也暗含了20世纪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一个重要观点：“特定的人类生命，其主要特点……就是它充满着最终可以当作故事来讲的事件……”我理解，管建刚喜欢故事，希望做一个有故事的老师，实质是希望做一个闪烁生命光彩的老师，一个具备“人的身份”的语文老师。于是，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把作文叫作“作文教育”，而不是“作文教学”；他为什么把自己的作文教学主张和革命当作故事来写；他为什么专门有一本书《我的作文教学故事》。故事让时间人格化了，故事让他永远在教育事件中生长思想、生长智慧、生长经验，让他永远是一个充满生动、丰富又极富思想的实践家。因而，教师们喜欢他，崇拜他，我们也喜欢他，钦佩他。

也许，说到这儿，都是一些随意的，而不是“序”。不过，一位作家说过，最好的序是读后感。随意归随意，还得对管建刚的作文教学作一些粗略的梳理。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一些清晰的深深印记，以使我对作文教学有进一步的认识。

管建刚的作文教学，他自称是革命。而我认为他的作文教学革命的关键点，是他的作文教学有鲜明的、坚定的主张。我喜欢“主张”这个概念。主张、教学主张、教育主张，一定是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具体化和个性化，是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它是在长期实践中经提炼而形成的，比较成熟，而且比较坚定。主张是教学风格、教育风格，以至教学流派、教育流派的内在。缺乏主张的教学风格只能是一种面具。同样，缺乏主张的教学流派也只能是无思想张力的一具空壳。管建刚有自己的作文教学主张。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做一个有主见的教师。”显然，在他那里，“主见”应该是“主张”的别称。的确，管建刚有自己的作文教学主张。统览管建刚作文教学专著，和他聊作文教学，发现他有一

个主导思想，那就是让学生主动地、愉快地学会写作文，创造性地写作文，享受作文。首先，他坚定地认为，写作文说到底就是关注写作文的那个“人”。写作文无非关涉三种人：一种是教作文的人，即老师；一种是写作文的人，即学生；一种是作文里的人。这三种人，“写作文的那个人”是关键，是核心人物，“教作文的那个人”是为了“写作文的那个人”服务的，即使“作文里的那些人”也往往是“写作文的那个人”。学生既然是作文教学中的核心人物，那么作文教学就应当是他们自己的事。反之，不以“写作文的那个人”为主体、为核心展开的教学不应视为最好的作文教学，甚至不是真正的作文教学。其次，管建刚坚定地认为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他说：“你的学生要是不懂得‘写作是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他们就不会知道写作的方向在哪里，他们的写作只是受命于师的作业，他们永远享受不到真正的写作快感、荣耀感和幸福感。”意思非常明白，“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只能学生亲历亲为亲悟亲身体验。为此，他语出惊人：“他人的施舍不能解决真正的温饱”，否则，学生就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学生应当自己去找饭吃”。他还十分勇敢而有见地地说：“教材救不了作文教学的命。”谁是作文教学的“救世主”？是学生自己。只有学生才能自己去擦亮作文这颗星星。在此，学生是作文教学的主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管建刚认为，“学生的生活是他写作的金矿”，“每个学生的内心都有一座写作金矿”。所以，学生的作文是自己开发内在的金矿，是开发生活的金矿。而这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又建立在两点上，一是学生都有巨大的可能性。用马克斯·范梅南的话来说：面对儿童就是面对可能性。不可否认，学生有自己学会作文的可能性，而且有写好作文的可能性。二是，作文是学生自己的发现，用管建刚的话来说，作文是学生自己心灵的发现。可见，唤醒学生的“心”，就是唤醒学生的可能性，就是唤醒学生的写作信心和自豪感。基于以上的认识，管建刚的结论是：作文教学同样应该贯穿“先学后教”、“以学定教”、“顺学而教”的原则。他既认为，这是作文教学的“最佳路径”，更认为这是作文教学的方向，方向偏了、错了，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这就是管



建刚的作文教学主张。可贵的是，他的作文教学主张来自他内心发现，全是他用最普通的、平实的而又有个性的话语来表达和阐释。管建刚说的全是“自己的话”，而不是“普通话”——他开始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

管建刚的作文教学主张也是一个系统。在“让学生主动地、愉快地学会作文，创造性地写好作文，享受作文”主张的统领下，他提出九个具体的主张。这九个主张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文心”重于“文字”。我认为，“文心”绝不仅仅是一种技能，哪怕说它是第一技能。“文心”首先是学生写作的心灵，是心灵的苏醒，是心灵的敞开，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理想的追求。而“文心”，管建刚将其聚焦在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和写作意志上，他说：没有兴趣的写作是“死”的写作。也许还应该补充一句话：没有意志的写作是“短命”的写作。第二层次是“生活”重于“生成”。管建刚有一个精辟的观点：学生的作文不是另一种生活。意思很清楚，不要把学生的作文和学生的日常生活割裂开来。因此，“只要活着就有‘写’的内容”。但是，学生不是为生活而作文，作文也不就是为了生活。当学生具有幸福的意义的时候，作文也才是幸福的。第三层次，是关于兴趣与技能、发现与观察、讲评与指导、多改与多写、真实与虚构、课内与课外、写作与阅读。必须指出的是，这第三层次的主张也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技能性的，同样充溢着思想和智慧。读这些文字，总觉得，管建刚的那双稍稍凹陷的眼睛在闪亮、在微笑——好动人啊。

主张导致风格。歌德说：风格是艺术家所企求的最高境界。雨果说，风格是打开未来之门的一把钥匙。管建刚追求作文教学风格，也正在形成自己的作文教学风格。以往的成就是他追求风格过程的结晶，是他用风格打开未来之门的结果。我暂无能力去分析管建刚的作文教学风格，我只想对他的语言表现风格谈谈自己的看法。

语言表现风格具有鲜明的美学特质，因此，语言表现风格是语言形式美学效果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综合特点。语言表现风格离不开语言文字，但是语言文字的背后是思想和情感。马克思早就说过，语言是思想



的直接现场。风格与其说是文字的特异，还不如说是思想的力量。朱光潜说：“语言是由情感和思想给予意义和生命的文字组织。”老舍说：“风格不是由字词的堆砌而来的，它是心灵的音乐。”读管建刚的文章，听他聊作文教学，吸引我们的恰恰是他的“见解”，受到启发的恰恰是他语言里所蕴含的思想，我们仿佛在听他心灵的歌唱。他关于作文教学的话语几乎都是从思想深处发出来的。

管建刚的语言比较朴实，但朴实中处处有智慧的水流在涌动。他不太喜欢用华丽的语言，也许他记住了叔本华的话：“形容词是名词的仇敌。”在叔本华那儿，形容词是华丽、炫技的代名词，名词则往往是实打实的质朴的别称。正是这个原因，管建刚的语言没有刻意的雕琢的痕迹，因而没有王蒙所担忧的“变成矫揉造作的危险”和“变成形式主义的危险”。没有“形容词”，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呆板和苍白，“名词”也并不意味着干瘪、枯燥。他不善于用彩色的羽毛炫饰自己。翻阅管建刚的文章，处处可以触摸到他情感的温度、思想的脉动。读着读着，你往往发出由衷的赞叹：说得妙！说得好！

有学者曾把语言表现风格分为朴素、华丽、简练、繁丰、明朗、含蓄、雄浑、柔婉，以及通俗、典雅等等类型。我无意把管建刚的语言风格与以上类型去对应，给其归类，因为，他各种类型的风格似乎都有，又似乎都不像。怎么办？我不妨称其为“管建刚风格”吧。我相信博物学家布封 1753 年 8 月 25 日在法兰西学士院的演说中的名言：“风格即是人的本身。”而且我深信，管建刚的这种风格会影响着学生的作文表达，影响着他们的风格，影响着他们的人格。

管建刚说自己要来一场作文教学革命，起初我不以为然，现在我开始了认识上的“转身”。其实，他的作文教学革命，是指作文教学要颠覆。何为颠覆？他的界定是：“把正常的看作是不正常的。”他敢于否定、批判，否定、批判才会有创新，才会有革命。而颠覆、革命是为了什么，他说：“不是为了轰动，而是为了震动！”我十分赞成，也十分赞赏。之所以这样，他说：“作文教学不能寂寞。”他赶往何处？赶往理想的作文教学，这正是管建刚作文教学主张的动力。而理想的作文教学正



在于教师自己再一次、不断地“过童年生活”。这正是管建刚作文教学主张的思想源泉。于是，管建刚，最懂得孩子，最能走进孩子的心灵，最能从孩子出发。

说到这儿，“两个”管建刚，实质还是一个管建刚。这同一个管建刚来自教学一线，来自大地，来自田野，来自教学现场。他在学生面前铺展开一块块土地，他用自己的心灵和汗水，让孩子寻找到种子，又帮助他们自己把种子播在田野里。是孩子给了他灵感，是田野给了他智慧，是他自己的内心生长起了真诚和勇敢，这种真诚、智慧、勇敢让他生成了“作文教学主张”。毫不夸张地说，管建刚创新着一种作文教学的理论，这种理论是那么朴实又那么鲜活、那么深刻，还那么贴近教师、贴近实践。管建刚的成长是种现象，需要深入分析。管建刚发动了作文教学革命，他正在酝酿着下一场革命。那场革命会更精彩，更让我们震动。

2010年2月12日于古都南京



## 序

# 管建刚：吹响了作文革命的号角

袁 浩

每谈及作文教学改革，我脑海里总涌现出众多闪光的名字，如璀璨群星，装点着语文教学壮丽的天空。管建刚则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颗，奇光异彩，耀眼夺目。

在朋友眼中，他友善、谦抑、心迹坦荡、才情横溢，不苟言笑，有些木讷；在孩子心里，他亲切、幽默、活跃，是位可以交心的大哥哥；作报告时，他滔滔不绝、潇洒、激昂，如江河直下，波翻浪卷，气势逼人。他的文章观点奇崛而鲜明，辽阔又深邃，针砭时弊，笔锋犀利，发人深省。

当众多专家、学者和教师为现在的学生生活单调，没有写作材料感叹无奈的时候，他大声呼喊：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有源源不断的生活，就有永不枯竭的写作的源泉。他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学生没有写作内容了，那么，你就要谨慎地问自己：我的作文教学限制了学生的心灵了吗？”当一些地方着力于进行一场比赛、搞一个活动、组织一次郊游、课上排演一段小品、做一个实验，给学生作文“找米下锅”的时候，他忧心忡忡：要是学生的作文都需要教师这样提供素材，学生将永远是一个作文上的“高度迟钝者”、“高位截瘫者”！很长时间，人们信奉“写作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为只要有了“观察”方法，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材料，他说，“天知道，这是怎样的误会！”他说，“不要光讲‘方法’，写作这件事已经够抽象的了，你还来个抽象的‘方法’，谁受得了？”

面对着人们呼唤编一本系统训练的作文教材，林林总总的作文训练





教程、作文辅导丛书充斥书店、校园，他指出：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以技能训练为核心的作文教学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他说，“靠一部教材是教不好作文的”。面对着“写作教学应以课堂的训练作文为主”的观点被普遍认同并成为教学现实，他指出：这严重违背了写作教学的本质意义，歪曲了写作生命的本真状态。他说，“课堂不是写作的主阵地！”面对着作文课成了作前“指导”的一统天下，耗费了广大教师的心力，他指出：99%的“指导”都是好心办坏事，是“帮倒忙”，是学生作文“千篇一律”的“罪魁祸首”。他说：“要像割肿瘤一样，将它抛弃，毫不心疼。”面对着当前流行的指导学生作文后，还没研读学生的作文就进行的“讲评课”，他说，这不是真正的“讲评课”，它使无数教师对“讲评课”误读、误解。

对“阅读是写作的基础”、“阅读教好了，便不必有什么作文指导”这一深入人心的观点，他认为，时过境迁，这在历史上曾很正确，今天却不应再奉为金科玉律。他质疑“多读多写”是写好作文的通用法宝；质疑让学生一个劲地“读”是检查、修改作文的灵丹妙药；质疑在阅读教学中挤时间写一两句名言式的“读写结合”，对学生写作进步的作用……

疑似“偏激”的言辞，情思摇曳、酣畅淋漓，透发出一位年轻改革者开拓的胆识、勇气，发现的眼光和思想的力量，让人耳目一新，心灵受到强烈的撞击。

管建刚不满足枝节上的修修补补，不屑于形式上的乱花纷呈，不迷信公认的经典与流行。他要告别传统的作文教学体系，从根本上与应试的作文分道扬镳！于是，一场极具挑战性的“作文教学革命”应运而生。

管建刚的“作文教学革命”具有开放性、集优性和前沿性，烙着时代的印记。

它以“写作动力学”、“开放作文”说、“思维认识”说、“言语交际”说、“读写结合”说、“文心”说等诸多学说理论及《语文课程标准》精神为理论依据，吸收、融合了“活页作文”、“小报作文”、“编集



作文”、“接龙作文”、“想象作文”、“听写作文”、“连续观察作文”、“片段作文”等各种作文教学改革成果的精华和优点，经过多年的实践、调整、发展，不断完善，已逐步形成完整的“我的作文教学革命”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有同学、老师、家长心灵、情感和认识交流的平台《班级作文周报》及其基本操作规程；有“每周简评”、“每周一稿”的写作方式；有“等级评奖”、“积分稿费”活动等具有操作性、实效性和迁移性的三大动力活动；有“佳句精选”、“故事争鸣”、“心语港湾”、“向您约稿”、“优先卡”、“才运卡”等一系列小巧、灵活、有趣而卓有成效的“奇招”，有收藏着学生童年的“我的书”，有一次性的“班本化”的“讲评课”……层出不穷，新颖、别致、个性鲜明，富有创造。

“我的作文教学革命”已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班级作文周报》从语言的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这一基本特性出发，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精神交往的平台。因为《周报》主要编发孩子校内外生活故事，学生易于动笔；因为有着一整套激励机制，发表作文事关个人的尊严、威望与荣耀，作文成了一种需要和享受，学生乐于表达。学生敞亮多思的心怀随着心灵的涌动、情感的喷发，飞出一个个带着体温的文字。随着年级的升高，大家对《周报》的感情就越深，在《周报》上的“内在的自我”表露就越真切、越深刻、越易引起同学的共鸣。让每个孩子都有作文被发表，都有在作文课上被表扬的经历，看似不可能，“我的作文教学革命”做到了！

于是，《周报》、“我的书”，一篇篇“每日简评”、“每周一稿”，一篇篇自由作文都成了小作者们乐于徜徉的真诚袒露自我，能带给阅读者、对话者以情感体验、思想震荡的精神家园。在这个精神家园里，老师和学生一起煮“文”论英雄，不善运用语言的，期待能够善于运用，善于运用的，期望能够用得更好。于是，作文从应试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不再被学生厌恶、畏惧和痛恨，而成了自由的、活泼的、动人的、美好的像小溪一样清澈、欢快的事物，深为学生喜爱、欢迎和向往。这不正是我们作文教学孜孜以求的境界吗？

管建刚的“作文教学革命”体现了他的“作文教学主张”，而他的



“作文教学主张”又是基于他自身写作经历总结出来的写作观。

在他的写作观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发现，二是发表。

他说，“写作，本质上属于内部的‘心灵’的发现，只有介入心灵，才能将‘物理条件’的观察，蜕变为‘化学反应’后的发现。”他曾这样诗意地表述：“什么是作文？作文是生命，是心灵，是情感，是本真的袒露，是压抑的冲动，是秘密的公开，是温馨的表白，是内心的觉醒……”管建刚的这番话是极有见地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维特根斯坦晚年所慨叹“只有在生命之流中，文字才有意义”。心灵是寄寓、栖居在语言中的。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他强调“发现”高于“观察”。“观察”侧重于外在，“发现”侧重于“内心”。“作文教学要取得真正的突破，必须走向‘心灵的发现’”，“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外部的‘观察’上，忽视了内在心灵的‘看’、‘回味’，他的写作之路是走不了多远的”。

他说，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公众的言说”，“一个写作者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拥有在公众面前言说的能力和资格，绝大多数写作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拥有在公众面前言说的能力和资格”，“发表，既表明写作者才华被认可，又象征着写作者获得了公众言说的权利”。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作文教学实践中，他着力追求生活与写作水乳交融的写作状态，着力解决学生作文需要、兴趣和作文意志，解决学生的“文心技巧”：让学生知道作文要发表，有读者，与人交流，要说真话；他热情地鼓励学生说真话，说“错误”的真话，写“不好听”的真话。

用这样的写作观审视应试下的传统作文教学，管建刚发现，多年来，作文教学得不到根本突破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学生从来没有感受到作文满足心灵表达和倾情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愉悦和惬意；也从没有体验到作文被发表给人带来的自尊、自傲、精彩和激荡。可以说，应试的传统作文教学中的写作，不是真正的写作。

“我的作文教学革命”、“我的作文教学主张”与应试下传统作文教学的本质区别是，首先不是研究“文”，而是研究“人”，追求的是“人”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文”的产出。教育是一种高度专门化培养



人的活动，其根本就在于开启美好的人性，把理想的世界建立在个体的心灵上。它意味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一种特殊的情怀。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站在提高国民素质、塑造民族精神的高度，审慎地规划我们的教育行为。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而不是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

在“我的作文教学革命”中，学生第一，学生最大，管建刚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要求自己“尽可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一个成功的童年，若干年后，当孩子再次打开这份童年时，不应是苦涩的”。为了每个孩子成功，他不仅予以鼓励和扶持，而且悉心创造属于他们的成功机会。他追求“让作文能魔法般地塑造并美丽孩子们的童年”，“让作文成为孩子多彩童年的翅膀，悠悠童年的见证，快乐童年的怀念，让孩子们童年的梦飞得遥远真切，让孩子们的童年永远那么清晰可见，笑得更清脆纯真”。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潜在的唤醒、开掘和提升，促进学生自觉的发展。“人靠本性而拥有语言”，“语文教育只有具体体现为对人的个体生命欲求的尊重和唤醒”。“我的作文教学革命”的核心恰恰正在于着力唤醒真正的写作状态，不断地激励和鼓舞学生以更好的状态自主写作，使学生想写，愿写，写出乐趣，写出自信、尊严、荣耀和生命。“我的作文教学革命”相信每个学生都具有语言潜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作文教学革命”忽视、排斥写作知识的传授和写作技能的训练。为了孩子们写作素养的发展，管建刚在完成了作文兴趣的激活、作文意志的磨炼，完成了作文动力系统的构建以后，就悉心整理，着力营造自己的“作文训练系统”，把作文教学研究一步步继续推向深处。

作为一名作文教学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对没有写作系统知识的语文教师教语文时的那种尴尬与无奈，管建刚感同身受，对广大语文教师迫切需要“作文训练系统”，他十分理解又不无担忧。

他强调：“一个语文教师想要教好作文，必须具备系统的作文知识”，但“不能把你肚子里的‘系统知识’当作作文教学本身”。

他强调：光有作文知识不行，作文知识要转化为一次次有效的作文



训练，但作文训练一定要在学生对作文产生兴趣和期待，对作文技能产生“获得性”需要的前提下进行。

他指出：“训练的序列化，几乎将无可抵挡地带来训练的机械化”，“有序的‘僵化’训练，会把所有的苗子，都‘教’成一棵棵没有任何前景的‘老苗’”；“书中的‘序’，是为了写‘书’而设的‘序’，它是‘死’的，实际的教学是‘活’的，哪个内容先教，哪个内容后教，都需要老师从学生实际出发，灵活使用。”

为了把“序列化”训练带来的“僵化”的恶果降低到最低程度，管建刚将作文教学的重心，从“作前指导”移到“作后讲评”。许多年来，他总是努力了解学生，研究学生，认真地研读学生的一篇篇作文，清楚地把握全班学生的写作状态和水平。他说，只有让学生用真实的自我写出真实的水平，暴露出真真实实的缺陷，教师才能了解到学生当下的情况，研究他们的现状、问题和优势，才能做到“先写后教”、“以写定教”，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设计最好的教学，进行相关的作文技能训练。

“我的作文教学革命”倡导这样的训练！

我们的作文教学需要这样的“训练系统”！

因为，正如他在《我的作文训练系统·必要的交代》中所说，“这样的训练，能切中学生‘最近发展区’，能接近乃至达到‘绿色无公害’”。

我爱读管建刚的《我的作文教学革命》、《我的作文教学主张》，爱读他这本《我的作文训练系统》。在一篇篇清新隽永、文思激荡的教学论文里，在一个个轻松灵活、生机勃发的教学故事中，高扬着对人的终极关怀。从他的专著、论文、随笔里，我们分明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阅读学生作文时的那种宽容、欣赏的眼光，那份享受孩子无邪的信任、纯真的情感和创造的热情的快乐。还有，他那一则则作文技能训练范例，或采撷自各类报刊、文献，或创生于自己的教学实践，鲜活生动，融注着涉及多种学科的精当有用写作知识与新颖有效的作文训练方法，随手拈来，运用巧妙，是那么切合学生实际，而又富有童趣。



管建刚的作文教学革命清楚地昭示：一个语文教师只有努力做一个爱语文、懂语文、读语文、写语文的人，只有在语文之路上有自己的实践和体悟，对作文教学有自己的独到主张与训练系统，才能走进作文教学研究的深处；只有在师生彼此关爱、理解、信任、宽容中，在对良好的态度、健康的情感和正确价值观的追求中，才有可能唤醒学生的潜能，催开智慧的花朵，引发创造的天赋。

2011年初春于南京

